

## 就业观教育是就业工作的抓手

晓说教育

●就业工作的种种困难,破题之要在于人,关键要把教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作为具体的突破口。



□李晓鹏

受疫情影响和宏观经济放缓的客观影响,今年的毕业生在求职方面承受了双重挤压效应:一方面,未来不确定性增强,用人单位不敢大规模招人,减少了人才市场的岗位投放;另一方面,一些大公司也开始裁员,人才市场上增加了相当一批资历深厚、经验丰富、能力出众的选手,有用人单位当然更加愿意选择这些履历光鲜的人才。

不过,即使是这样,与市场对人才的总体需求相比,大学毕业生其实并不缺乏工作机会。一是国家整体产业转移是从低端迈向高端,高层次人才始终保持了比较旺盛的需求;二是中国幅员辽阔,城镇众多,正在加快实现城市化,而历来城市化进程都能吸纳大量劳动力;三是中国正处于信息技术革命进程的领先地位,新行业新领域层出不穷,创造出许多新的职业和岗位;四是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工作,从中央到地方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。

但现实中的挑战是,很多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认真规划,对就业缺乏认知,到了“临门一脚”的时候,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对今年毕业生的四大情结,笔者总结如下:第一,大城市情结;第二,体制情结;第三,“二战”情结,即首次考研、考编、考公不力的学生,都计划“二战”;第四,传统情结,也就是说对传统行业、传统企业、传统岗位情有独钟,对新经济、新创公司认同感不强,缺乏安全感,不愿意到相关公司就职。

纠结之下,一些毕业生本是就业市场上的“香饽饽”,却经常性失信于人,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摇摆不定,最终放弃了原本不

错的offer。尤其是那些下定决心二战考研的,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。考研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内卷的事情,成功率是比较低的,最终胜出者不亚于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万一不成,毕业两三年了,没有任何工作经验,专业基本丢掉,不受用人单位欢迎,年龄大了,精力也不同以往,可以说边际效用递减为负。

笔者认为,这些学生之所以就业出现问题,关键就在于缺乏正确的就业观。与职业理想、职业规划、职场规范、职业发展等密切相关的就业观,在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中涉及并不多。我们常说,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“三观”,“三观”直接影响大学生择业观、就业观的形成。大学之前的教育阶段,指挥棒就是升学;大学之后,教育以专业培养为主。就业观的内容则主要由学工团组织,以学生社团为主在落实开展,缺少系统性、科学性。

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,实际上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工作重心所在,而不仅仅是大学的任务。国外的教育,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引导学生规划自己的职业。这些规划不是一般性的空谈,而是非常具体,细致到对按摩师、护理员、建筑工程师等职业的认识。学生们从小就开始围绕自己的职业理想规划自己的学习进程。到了大学毕业,就业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。

如果说就业是教育成果最终的验证,那么我们就需要以结果为导向反推教育体系的工作逻辑。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,就业的事情说重要,到了最后却没有具体抓手,事到临头了,就眉毛胡子一把抓,这就造成了目前就业工作的种种困难。而破题之要在于人,关键要把教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作为具体的突破口。

## “学习困难”门诊不是“提分”门诊

六理观察

●对“学习困难”门诊须理性看待,如果家长把这个门诊当作提高成绩的工具来看,那就念歪了经。



□胡欣红

近段时间,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“学习困难”门诊的消息引发了公众的持续关注。不少网友表示相见恨晚,“第一次听说这样的科室,长见识了”“效果好吗,快来帮我看看”“要是自己小时候也有就好了”……据悉,“学习困难”门诊属于心理科,预约很紧俏,可谓“一号难求”。

在不少过来人的印象中,所谓的“学习困难”,其实就是“偷懒”而已,让医院来治疗,简直就是笑话。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观念,有人质疑是家长不负责任,甚至斥责医院蹭热点赚钱,学生和家则是是在交智商税。

其实,公众心目中的“学习困难”和医生所说的“学习困难”,并不是一回事。前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,大抵指向学习不专心、喜欢开小差等现象。而医院开设“学习困难”门诊,则是将之当成一个医学问题。具体而言,孩子学习困难,除了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以及个人学习态度等常见的因素之外,还可能由各种神经发育问题、情绪和心理障碍、文化和环境不利因素等造成。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一些生理原因,比如学习障碍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、精神发育迟缓、孤独症谱系障碍等。

国内外研究报告显示,学习困难的发生率为20%左右,男生比女生的数量更多一些。开设“学习困难”门诊,可以做到预防和早期诊断这类疾病,从而尽量减少疾病对孩子包括学习成绩在内的各种不良影响。“学习困难”门诊的火爆,警示家长们需要适当转变认知,当孩子遇到学习困难,不能“想当然”,必要时

寻求专业力量的帮助,看看孩子是不是得“病”了。

“学习困难”门诊引发关注,有助于帮助家长走出认知误区,让孩子获得“新生”。但需要提醒的是,对“学习困难”门诊须理性看待,如果家长把这个门诊当作提高成绩的工具来看,那就念歪了经。

“学习困难”指智力基本正常的学龄期儿童学业成绩明显落后,以成绩低下或者不理想为主要表现,但学习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,受到环境、心理、遗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不能草率下结论。具体而言,学习困难可以分成六种情况:学习障碍;智力障碍;神经或运动障碍;感觉障碍(视力或听力);其他情绪与行为障碍(如焦虑、抑郁、游戏成瘾等);缺乏教育(没有进入学校接受系统教育)、教育不当、社会心理困境(如学习动机不足)。

通常情况下,如果是生理原因导致的学习困难,当然要寻求正规的药物治疗、行为治疗和专业的康复训练等。教育不当、动机不足等,则更多地可以归结为“心病”范畴,需要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。此外,鉴于个体禀赋的差异,不能动辄把不适应学校课业单一评价机制的学生都送去“纠正治疗”。

事实上,有不少孩子之所以学习困难,是父母不恰当的教育造成的。孩子明明没有太大问题,但因为家长教育方式不当,或在不良学习环境的影响下,没有达到理想的学习状态。“鸡娃”心切的家长,一旦孩子达不到自己的期望,开始病急乱投医。在笔者看来,这种情况下,该去看病的是家长,而不是孩子。

一言以蔽之,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,有病治病,但千万别没病找病。

求智论见

►新闻回顾 最近,安徽省一则有关高校改革的通知引发广泛讨论。该省《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(2022—2025年)的通知》中提出,要控制社会需求不足、就业去向落实率低、学科专业招生规模,连续3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60%的专业暂停招生。

## “就业率连续3年低于60%就停招”合理吗

## 不妨用好市场需求“试金石”

□朱小峰

除了安徽省,近年来,已有多个省份针对专业出台优化政策,对就业率低的专业给予红牌警告。

专业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,它的开设与调整必须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,必须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实质性发展。专业建设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关键,也是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,在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和产业布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,高校根据市场变动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是符合相关规定的。

当前,就业是最大的民生。安徽省相关文件提出,要控制社会需求不足、就业去向落实率低、学科专业招生规模,连续3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60%的专业暂停招生,具有积极意义,有助于避免高校办学的低效化和人才的低质化,能够激励高校在专业设置上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,坚持

需求导向、服务发展,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。

对于高校来说,专业有新增,就会有裁撤,动态调整之间,达到专业结构的优化、办学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,最终满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。何况安徽此项政策留出了整改时间,假如专业举办方能够及时地对专业建设全流程进行梳理,认真反思其人才培养的成果产出,对毕业生的就业开展有针对性的督促、引导和辅助,切实提高就业率,提高专业建设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效,专业发展回到欣欣向荣的状态,那就说明该专业能够经受得住市场考验。

尽管近年来高校盲目扩张、无序扩建现象得到缓解,但仍有一些高校出于建设“综合性大学”、吸引生源等功利性目的,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存在随意性、不合理性,造成学生就业困难和社会资源浪费。因此,政府部门有必要用好市场需求“试金石”,倒逼高校专业设置趋于理性。

## 专业存废不宜仅以就业率为标尺

□夏熊飞

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如果只新设专业而没有退出机制,那高校将会变得臃肿不堪。很多曾经所谓的热门专业现在几乎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,一些新兴专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正是在这“一减一增”中,高等教育才得以持续保有活力,与时俱进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。

“就业率连续3年低于60%就停招”作为高校专业退出机制中的标准之一,并非没有可取之处。某个专业如果就业率连年走低,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该专业不再适应市场需求。

可是如果把就业率当成专业存废的唯一标尺,只要就业率没达标就对某个专业“亮红灯”,那显然有失妥当。高等教育、专业开设必然要为就业服务,但肯定不全是围着就业率打转的。评价一个专业的好坏,标准应该是多维的,除了就业率,还有师资力量、历史

底蕴、毕业生深造比例、论文质量、院士数量、行业排名等。有些偏冷门的基础性学科,虽然市场对其人才需求不大,但它们是其他尖端专业的重要支撑,如果仅看就业率,它们显然属于“停招”对象,可现实是高等教育须臾离不开它们。

此外,一个专业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,最后培养的人才得到就业市场的认可,显然是需要一个不短周期的,“3年就业率低于60%”有时候很难真实反映一个专业的潜力与就业水平。尤其在疫情冲击之下,部分专业就业率走低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

将就业率作为专业存废的重要标尺,但又避免“唯就业率”,才是专业设立或退出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如果说就业率是专业“眼前的苟且”,那历史底蕴、发展潜力、学科支撑等其他更多元的标准则是“诗和远方”,只有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,高校教育、学科专业才能均衡发展、行稳致远。

## 就业率KPI别再加码了

□李平

出台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、退出机制相关政策,倒逼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布局,凝练专业特色优势,积极且必要。然而,“就业率KPI加码”的做法,却值得商榷。这也是安徽此次政策被广泛讨论的核心问题。

事实上,“就业率定学科专业存废”的做法,一直就有颇多争议,原因在于各专业自行统计上报的一次性就业率数据,未必能衡量真正的就业状况。近年来,不断有专家呼吁“不能将就业率作为衡量学校就业工作的唯一标准”。

政府引导高校科学合理设置专业、确定专业招生规模,其初衷是好的,但就本应虚虚实实的就业率数据来决定专业的“生死存亡”,有些站不住脚。所谓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无论哪个专业,都不想因就业率低被“砍掉”。可以预见的是,头顶高悬着就业率这个关系专业生存的KPI,高校乃至专业的内卷会进一步加剧,而就业数据“注水”、大学生“被就业”等现象只会愈演愈烈。

不同高校的办学定位不同,不同专业在不同高校的办学条件、师资水平等不同,不能仅以就业率这个KPI“一刀切”地来决定专业存亡。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那样,高校本科专业调整应当遵循分类考虑、长线思维、动态调整和程序正义四个基本原则。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,需要兼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宏观调控、高校自主调整、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平衡。专业结构不但要与地方产业结构联动,还应引入权威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对不同高校的专业、课程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与监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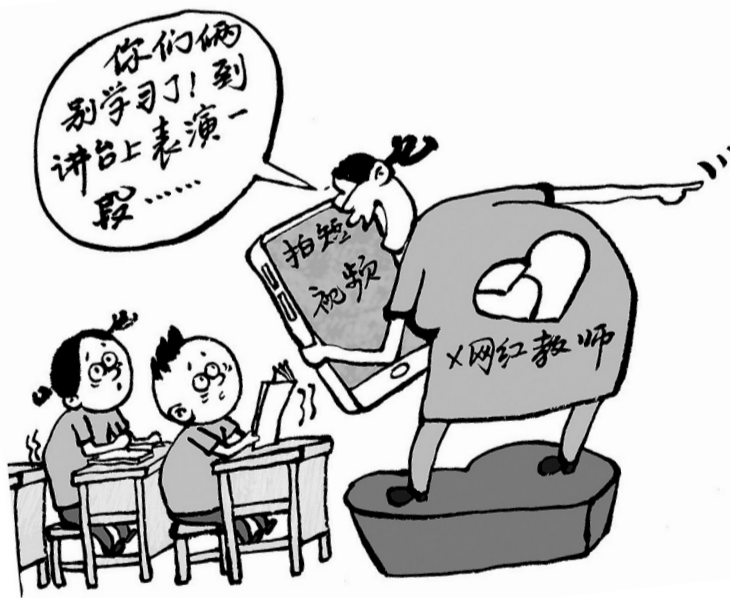
专业设置无小事。无论是增加还是撤销专业,都务必少一些随意功利,少一些简单粗暴;多一些审慎负责,多一些科学理性。

漫画快评

## 校园短视频切莫“变了味”

据媒体报道,在视频平台上,输入“校园日常”“课堂日常”等关键词,往往会涌现不少以中小学校园生活为背景的视频,有的传递了青春与朝气,有的则充斥着网络段子的表演痕迹,场面令人尴尬。眼下,一些“网红”教师热衷于拍摄校园短视频,甚至不惜将学生当作“道具”来博取流量,违反了职业道德,侵犯了学生的权益。为防止校园视频“变味”,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惩处机制,教师自身更应坚守师德底线。

(王铎 绘)



一线声音

## 要正视“治愈近视”虚假营销

□丁慎毅

暑假即将结束,各地中小学生学习陆续迎来开学日。眼科门诊、近视矫正机构、配镜门店近期也迎来了患者和顾客的人流“高峰”。但有家长发现,夸大功效、虚假宣传等现象时常出现。调查显示,83.6%的受访家长感到现在声称能“治愈近视”的虚假营销现象普遍,83.7%的受访家长认为近视防控虚假营销是儿童青少年护眼路上的一大“拦路虎”。(8月2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近年来不断有眼科专家在科普,从近视的发生原理来说,已确诊的近视,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是不可逆的,也就是无法治愈的;近视发生后,只能尽量减缓度数增长,也就是控制发展。2019年,国家6部门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》明确:“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

下,近视不能治愈。”既然如此,为何还有家长频频上当?

首先,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,也因此创造了大量商机。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,忽悠家长说孩子是“假性近视”,积极干预可恢复正常或降低近视度数,造成家长和孩子的错觉。中消协曾多次提示,有些消费者在试用或者初次接受服务后,可能会有一些“效果”。但它们都是通过放松神经肌肉来缓解因眼疲劳而产生的一些症状,其实近视依然存在。

其次是监管、治理上不够彻底。据测算,2030年,我国近视防控市场规模或达约2100亿元,其中近视手术是一个几百亿级规模的大市场,连年保持增长趋势。

对“治愈近视”虚假营销,商家不能再“近视”。商家如果一定要做近视市场,必须转到预防近视上来,通过开发相应的科学防控产品,加强视力健康教育、组织户外活动和锻炼

等,为预防儿童青少年视力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。

今年2月,教育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控相关服务工作的通知》,强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从严查处使用“康复”“恢复”“降低度数”“近视治愈”“近视克星”“度数修复”等误导性表述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进行营销宣传的行为。

对“治愈近视”虚假营销,各地监管部门不能再“近视”。儿童青少年近视,不仅仅是教育问题、卫生问题,也是社会问题。近视治疗虚假宣传现象扰乱了近视防控的观念和市场,给未成年人和家长形成误导。无效的近视治疗,不仅治不好儿童的近视,而且让孩子和家庭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和大量金钱。更可怕的是,一些治疗方法,反过来有可能会伤害孩子的眼睛、视力,进一步加重孩子的近视。